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八

河東柳宗元文八

弔萇叔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謀臣乘君側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殄盡膠密兮肝膽為尤奸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髙圻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

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强國松柏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孽孤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兹固蹈危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黮寥廓而殄絶揭馮雲以羾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俟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遼絶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内虧兮雖耇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

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三綱湮九法斁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其所由來者微在論利害而不論是非耳夫敬王周天子也遭王子朝之亂出居成周諸侯戍之月役煩勞萇叔乃請城之此如子弟之衞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且無所為是而又安得有非乃衞彪傒適周見單穆公謂萇叔必不得其死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壞亦不可支也周既為天所壞而萇叔猶欲支之當必為戮適晉范吉射中行寅叛責周

為之援周乃殺萇叔千載而下惑於虒傒之誕論羣謂萇叔支天之所壞而受天罰焉豈非所為論利害而不論是非者乎孔子萬世師也其言必可信也千古是非宜所折衷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而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可知孔子未嘗一日忘周雖叛其大夫之陪臣至賤至鄙而如欲用之即思因之以興周室矣孔子既然可無疑於萇叔之事矣萇叔身為周之大夫合諸侯城成周以衛蒙塵之天子此豈天之所惡

耶蒼蒼者豈猶有我見存焉而惡人支其所欲壞也乃當時議之後世疑之亦可謂三綱淪而九法斁已宗元之譎因欲收宦官兵柄以崇唐室而為一時之所詬訾故興慨於萇叔之死而為文弔之殆自弔也

弔屈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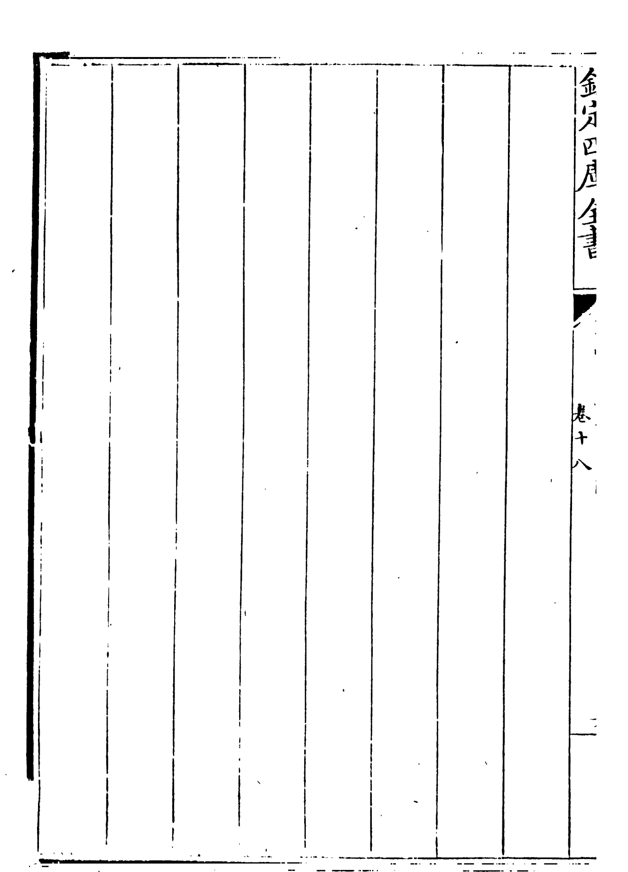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娭娭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

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逹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栁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逹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逹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茍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内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

兮懷先生之可忘
賈誼曰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固將制乎螻蟻蓋深歎屈原之不去楚卒以自戕如云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之謂也至柳宗元乃曰委故都以從利兮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然後貴戚之

鄉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義乃著及朱子益闡其幽光而謂九歌等皆托神以為君言為人間隅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未嘗怨懟而屈子之微言大義幖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矣



祭井文

致祭於水土之神惟神畜是元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關焉官守斯恐蘊利兹久閟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兹利兆於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令則堅好惟昔遮石令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於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按朱子云柳子厚文有所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並是倣子長報任安書今觀此文亦絶似兩漢人語也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硧而崒陰流洩漏瀸没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容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睒眒欺茍脞賤暗肏輕嚚妄走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穹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

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於座與涕俱流

此亦倣楚辭招魂末云死還生留樂死而哀生宛如巳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泪沾裳也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

匪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徳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聨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㣲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

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

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漢唐經師之所蔽情狀備於此文質之著作名在經籍志而今能述之者尠矣司馬遷不云乎後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曷能施於後世盖謂青雲所在其下有賢聖也今質為韋執誼王叔文所臂使亦異乎附青雲者矣其說曷能久而不廢哉

唐書本傳陸質字伯沖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

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歷信台二州刺史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時執誼懼太子怒己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他質惶懼出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嶨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嶨嶨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宫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

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紘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容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悖蒙諂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葢

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銘勒金石質之乾坤夫安可以不直若如白居易所云銘功皆太公頌德悉仲尼則繆戾昌極例其浮詞將並擯其實善非所以為其人榮也沿而習之千百人皆浮詞則一二人實善亦復並擯則文之為用或幾於息也韓愈以碑板擅當時而劉义尚攫其金曰此諛墓所得不如與劉生為壽他可知矣如宗元此文庶幾古之遺直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詷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鬍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

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邇吾
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絶焉辛亥
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
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
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
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
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禄大夫國子
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

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旌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詡也挈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

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

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宇宙古今忠孝大節乃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理貫乎

太虛參萬歲而成一純若夫行事之顛末則俯仰之間

迹已陳矣漸陳漸湮漸湮漸滅良可悲夫其能使萬里千歳几席之内濯濯如生永永不渝謦欬宛然丹赤如告人人見之而天性感動至情奮發欣快起舞悲憤流涕忽不自知其嗜欲之漸湛而慨然以聖賢為立可學而至者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文不綦重矣哉此左史之敘事所以獨重於千古也柳州斯文規撫丘明甚似而幾矣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茍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鶡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

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豊其辱

貎狷介多聞之士神氣如生

聖祖御評

刻畫情事能使太尉鬚眉畢見與昌黎張中丞傳後敘工力悉敵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
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

晞偷羣道王子孝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無公一酒外曰去笑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
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
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

諶諶感怒名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糓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糓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糓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糓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足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决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張英曰叙太尉三事皆剛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强禦不侮鰥寡者與筆勢復陡健雄邁曲盡情事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噭噭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

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踰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醟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徵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

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嶷懿醇

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

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議

震於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

辭曰

惟兹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蕢基仁德充而形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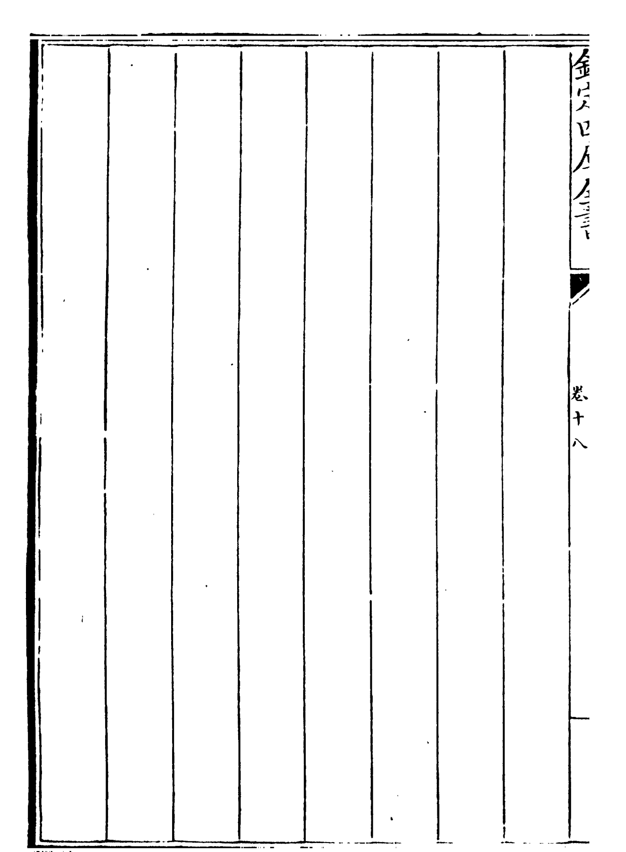
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

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

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麗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椟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於内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令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陽城獨行君子絶似東漢人宗元作遺愛碣亦力倣東

漢金石文字



唐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

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玄宗罷裴耀卿張九齡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安危之機定於此矣子諒志存忠愛奮不顧身慷慨陳詞受杖而死可謂能得死所者也論者或謂徒死無益不若從容

以觀其變不知子諒之為此亦何忍逆料其君之必不聽而姑為是一死以成名哉蓋明皇初政非甚昏暗苟倖邀宗社之福因諍臣一言大悔於厥心則轉敗為功固忠臣義士所禱祀而求者矣不謂奸邪之錮蔽已深彼蒼之降禍已亟事之不成命也然子諒之死實不為無益大凡權奸之亂政其初未嘗不畏公議故必於臺諫之地廣布私人而後可以得志即觀林甫立仗馬之言固欲以威力脅服廷臣而其中亦有不自安之意焉

然則子諒此舉雖無救於敗亦足以伸志士之氣而褫佞臣之䰟矣勒石青史題曰貞臣百世而下猶可想其風節洵豪杰之士哉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隷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

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濆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黿鼉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惟辱彷徉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魍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

冐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
何工縱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揺脣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
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寃擘眥流血一辭
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黄對
白㖞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宫沉羽振笙簧觸手
觀者舞悦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

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戚喙唾胷歐大赦而歸填恨低
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
大圓拔去呐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
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步十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

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容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諸史傳其為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於敗非為機變

之巧者也如為陽城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為耶乞巧送窮同是子雲解嘲之流文亦光怪陸離如七襄錦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目録

隴西李翺文一

賦　雜著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

隴西李翺文一

幽懷賦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懐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懐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

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懐之未展兮非悼己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兹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冦

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尚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歐陽修曰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

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而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况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

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

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

熯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

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

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

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歳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

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

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旣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

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隂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説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

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説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逺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説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逺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

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

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

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聖祖御評惕厲其詞可以警學

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

而不不休夕邪

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世病李翺復性書雜於佛氏之言朱子門人所記平生

之萬全也之於之亦

議論黄義剛則曰李翺有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
部浩則曰李翺只是從佛中來滕璘則曰李翺滅情之
論乃釋老之言今去朱子千年所傳聞異辭者不可得
而折衷也雖然堯舜與人同耳人在則性在性在則李
翺所言之是非如取左手以例右手不必復問之人而
後知之已李翺之言謂之語焉而不詳可矣謂之擇焉
而不精烏乎可人病其言情邪也妄也謂與孟子戾然
而與孟子不戾也孟子因人之疑性善惡而舉情之善

者以言李翺則因人之日失其性而趨於惡故專舉其不善者以言耳性陽也無不善也情陰也率性則善離性則不善四方東南西獸皆一唯北方則龜蛇二故曰北方有兩陰有兩此非人所為也天也情之有善有不善亦天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未嘗曰情無不善也且情之有不善奚待質疑問難而後知之哉李翺舉情不善為言之頃未暇舉及於情之善耳雖然李翺亦未嘗終不之舉也上篇曰無性則

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
性由情以明此與程子所云性其情情其性者非一家
言哉程子言之則人尊之李翺言之則人忽之然則亦
未嘗知程子之言也知程子則知李翺矣唯中篇所論
格物則循舊解而失其義夫理憑於無事履其有其有
者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唯以無思無慮之心物來
而應之縱在此未嘗有私欲之累而舉而措諸天下國
家一絲毫之差將致千里之謬況所差者未必果祇一

絲毫也以此為不思而得其烏乎可夫格物之説不明則性終不可得而盡盡性云者豈曰我有性而我盡之哉茍非盡人性盡物性以至盡天地之性則己之性終未盡也是故孔子無我今執此無思無慮之心以為極則而不知下學以盡萬物之變則此無思無慮者即成一無思無慮之我耳我尚未除又何以盡人物之性以及於天地是所謂語焉而不詳者也不寧惟是又復自相矛盾其上篇言情專舉情之不善為言乃偏言之耳

偏言之者辭各有當無非也其中篇已明言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矣乃又曰情者邪也妄也者此則自相矛盾而無怪乎後世之疑惑者也雖然自孟子之後至於唐唯韓愈其言立而云性有三品則已擇焉不精矣豈若翺之所言上承孟子下開程朱哉學者往往飲水而譏源何耶

陸歙州述

吳郡陸傪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

心以為拯顛穎之人然也賢者與顛穎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穎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穎之人賴其力傅説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

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雨者苗之膏賢者國之寶二者相須為用相得益彰也易云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書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君子在位道濟天下仁施惠洽猶植物之蒙澤而羣慶有秋也若俊民用微雖有盤庚周宣之主而不得賢才以為佐則在屯九五之屯其膏矣若吳人陸歙州者舉而不能蚤用而不能顯懷才莫試寧非人主與宰相之過歟乃李翺一舉而歸諸天實為之之適然立言有體哉且理固如是其高出於柳

州天說者萬萬也翱可為知天矣雖然用舍者時也顯晦者遇也士誠抱道自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況乎道之所在匹夫為善一鄉化之一國化之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二人者豈必居高位而顯當世哉道在故也故道得則山林有卿相之稱道失則維鵜有在梁之誚

聖祖御評
於大虛
陳晨
潤

評
處發論局
句波瀾空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彦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彦昭守濮陽及彦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

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獄吏嘑囚章女悲號思嗌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

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彦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予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聖祖御評
摹寫情事有聲有色末作斷語亦自詳慎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

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邪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

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

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列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李翺與皇甫湜書云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減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羣黨之

所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翺之自言如此今讀之真能使頑廉懦立薄敦鄙寛令人不知涕之無從者翺誠非無實而夸者也翺云天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

愍女之為子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為君者讀翺斯文寧不欲如翺者之為其史臣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